

北京魯迅博物館編

魯迅手稿選集續編

文物出版社出版

魯迅手稿選集續編

編輯者：北京魯迅博物館
出版者：文物出版社
印刷者：文物出版社印刷廠
發行者：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
各地新華書店經售

一九六三年八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定價：(甲) 四、五〇元

前 言

『魯迅手稿選集』出版以後，我們收到了許多讀者的來信，要求繼續出版魯迅手稿。為了滿足讀者的需要，我們又選印了這本集子，作為『魯迅手稿選集』的續編。

『魯迅手稿選集續編』共編入了十四篇文章，最早的是『五猖會』，寫於一九二六年；最晚的是『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未完稿），寫作時距逝世僅兩天。

『阿金』上的黑綫，是魯迅後來標劃的。一九三四年十二月本文的代抄稿送給一個雜誌社去發表，國民黨的檢查人員竟把它抽了出去，不准登載，並且在文上劃了許多紅杠子。一九三五年年底，魯迅把這篇文章收編在『且介亭雜文』中，凡代抄稿上划有紅杠子的地方，他在手稿上用黑綫一一標出付印，以示國民黨反動派的卑劣。

『天上地下』文稿第二頁第四行上缺『手』字，第六行上缺『快』字，我館在一九五九年徵集到的時候即如此。

文章次序，按寫作時間排列。

魯迅博物館

一九六三年八月

目 錄

一、	五猖會	作於一九二六年五月二十五日	見『朝花夕拾』
二、	无常	作於一九二六年六月二十三日	見『朝花夕拾』
三、	『坟』的題記	作於一九二六年十月三十日	見『坟』
四、	化名新法	作於一九三三年五月十日	見『花邊文學』
五、	天上地下	作於一九三三年五月十六—十九日	見『仿自由書』
六、	關於中國的兩三件事	作於一九三四年	見『且介亭雜文』
七、	答國際文學社問	作於一九三四年	見『且介亭雜文』
八、	阿金	作於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見『且介亭雜文』
九、	論諷刺	作於一九三五年三月十六日	見『且介亭雜文二集』
十、	論新文字	作於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見『且介亭雜文二集』
十一、	且介亭雜文序言	作於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三十日	見『且介亭雜文』
十二、	我要騙人	作於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三日	見『且介亭雜文末編』
十三、	寫於深夜里	作於一九三六年四月七日	見『且介亭雜文末編』
十四、	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未完稿)	作於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七日	見『且介亭雜文末編』

空の坊五福會

專述

空七坊

——舊事重提之四——

孩子們所盼望的，過年過節之外，大概要

數迎神賽會的時候了。但我^{出雨在}象很偏僻，待到

^{賽會時}經過時，一定已在下午，儀仗之熱，也減而又

減，河刺的極寒寒。往往伸着頸子等候多時，

却只見十幾個人攪着一個金臉或藍臉的神像，

忽地跑過去。於是，完了。

我常在這樣的一個希望：這一次所見的
 賽會，比前一次繁盛些。可是結果總是一個
 差不多；也總是只留下一個紀念品，就是當
 神像還未擡過之前，他一文錢買下的，用一點
 爛泥，一點顏色紙和兩三枝雞毛所做的，
 吹起來會發出一種刺耳的聲音的哨子，叫你「吹
 却都」，吡吡地吹牠兩三天。

現在看看陶菴夢憶，覺得那時的賽會，真
 是豪華極了。雖然明人的文章，難免有些誇大。

因為禱雨而迎龍王，現在也還有的，但~~且~~辦法
和毛症很簡單，不過是十多人盤旋着一條龍，村童們於
~~且~~海鬼。那時却還要於故事，而且奇拔得可歡
。他記於水滸傳中人知之：……於是分路四
出，尋黑矮漢，尋精長大漢，尋駝陀，尋胖大
和尚，尋茁壯婦人，尋姣長婦人，尋青面，尋
歪頭，尋赤鬚，尋美髯，尋黑大漢，尋赤臉長
鬚。大索城中，無，則之郭，之村，之山，
僻之鄰府州縣。用重價聘之，得三十六人，梁

山泊好漢，個個可活，臻臻至至，人馬稱姓而行……這樣的白描的活法，誰能不動一看的雅興？可惜這種盛舉，早已和剛社一同消滅了。

現在上海的旗記，

賽會雖然不像北平的德國事，為當局所禁止，然而婦孺們是不許看的，穢事人即所謂士子，也不肯趕去看。只有游手好閒的閒人，這纔跑到廟前或衙門前去看熱鬧；我聞于賽會的知識，半多批是從他們的敘述上得來的，並非考

據家所貴重的「眼望」。然而北河有一回，也教
見過較盛的賽會。用音是一個孩子騎馬走來，
稱為「塘報」；過了許久，高監上到了，長竹竿
揚起一條很長的旗，一個汗流夾背的胖大漢用
兩手托着；他高興的時候，就肯將竿頭放在頭
頂。我手邊上，甚好進行鼻尖。其次是所謂「擡廟」，「馬頭」了；
還有扒犯人的，紅衣枷鎖，也有孩。我那時
見這些都是有光榮的事業，與閑的即全是大有
運氣的人，——概羨慕他們的志風頭。我想，

我為什麼不生一場重病，使我的母親到廟裏

來許下一個「於犯人心願的呢？……然而我

到~~廟~~和寒舍~~日~~發生關係過。

要到東園看五猖會去了。這是我~~東時~~

年~~一~~逢的盛事。因為那會是全城中最盛的會，東

園又是離我家很遠的地方，~~本城還有許多水坑。~~

在那裏有兩座特別的廟。一是梅姑廟，就是~~聖~~

女守節，死後成神，却暴斃的人的丈夫的；跪

在神座上確望着一對少年男女，眉同眼笑，殊

在神座上確望着一對少年男女，眉同眼笑，殊

與「神教」有妨。其一便是五猖廟了，名曰~~廟~~寺特。據有考據癖的人說：這就是五通神。然而也並無確據。神像是五個男人，也不見有什麼猖獗之狀；後面列坐着五位太太，却並不~~分~~坐，遠不及北京戲園界~~東~~之淫蕩。其實呢，這也是與「神教」有妨的，——但~~且~~他們既然是五猖，便也無怪可想，而~~且~~^{自然也就}又作別論了。

因為東開離城遠，大清早大家就起來。昨

夜預定好的三道明瓦商的大船，已經泊在河埠頭，船棹，茶^葉吹，點心合子，都在陸續搬下去了。我笑着跳着，催他們要搬得快。忽然，工人的臉色很陰肅了，我知道有些蹊蹺，回身一看，父親就站在我^的背後。

「去拿你的書來。」他慢慢地說。

這所謂「書」，是指我用家時候可讀的鑑略，因為我沒有弟二本。我們那里上學的歲數是多棟單數的，所以這使我記住我其時是七歲。

我志忑着，拿了書來了。他~~也~~我同坐在堂
中央的桌子前，教我一句一句~~地~~讀下去；我擔着
心，一句一句~~地~~讀下去。大約讀了二三十行罷，他說：

「給我讀熟。背不出，就不准去看會。」

他~~說~~站起來，走進房裏去了。

我似乎從~~這~~路上燒了一盆冷水。但是有什麼
法子呢？~~自然~~讀着~~書~~，~~讀~~着，強記着，——而
且要背出來。

卑白盤古，
生于太荒，

首出御世，

肇開混沌。

就是這樣的書，我現在只記得前几句，別的都忘却了；那時所從記的二十行，自然也一齊忘却在這裏面了。記得那時聽人說，讀盤古比讀千字文百家姓有用得多，因為下以知從古到今的大概。那^{知道}當從古到今的大概，那當然是很好的，然而我一字不懂。『粵自盤古』就是『粵自盤古』，讀下去，記住他，『粵自盤古』呵！『生于太荒』呵！……

应用的物件已经搬完，家中由忙乱转成静
肃了。朝陽照着西牆，天氣很清朗。母親，工
人，長媽媽，即阿長，都無法營救，只默默地靜
候着我談話，背出。在百靜中，我月裏安
伸許多，做甜，將什麼，生于太荒之裏住
；也聽到自己急談的月聲，彷彿秘的響
蟀，在夜中鳴叫似的。

他們都等候着；太陽也更高了。

我忽然月已有把握，取了起來，走

進父親的房門，一氣背下去，夢似的就背完了。

「不錯。去罰。」父親點着頭，說。

大家同時活動起來，臉上都露出笑容，向

河走去。工人將我抱^起，彷彿祝賀我的成功

一般，快步走在前頭。

我卻並沒有他們那麼高興。開船以後，水

路中風景，令子裏的點心，^{以及}五福會的熱鬧

，我似都^{沒有}什麼大意思。

直到現在，別的全忘却，不留一點痕迹了，只

有背誦^過的一段，却還分明如昨。

我至今還^{記得}是我的父親何以要在那時叫我背書。

(五月二十五日。)

無

常

專

——舊事重提之五——

迎神賽會這一天出巡的神，如果是掌管生殺之權的，——不，這

生殺之權四個字不大妥，凡是神，在中國彷彿都有些隨意殺人的權柄

似的，倒不如說職掌人民的生死大事的權，如城隍和東嶽大帝之

類。那麼，他的齒簿中間，多有一層特別的腳色：鬼卒，鬼王，還有活

無常。

這些鬼物們，大概都是粗人和鄉下人扮的。鬼卒和鬼王是紅紅綠

綠的衣裳，赤脚；藍臉，上面又畫些魚鱗，也許是龍鱗或別的什麼

鱗，我不大清楚。鬼卒拿着個叉，叉環板得琅琅地響；鬼王拿着的

小的一塊虎頭牌。據傳說，鬼王是共用一隻腳走路的；但他究竟是鄉